



海燕双飞

HAIYAN SHUANG FEI

季冠武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海 燕 双 飞

季 冠 武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海燕双飞

季冠武 著

华三川插图：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25 字数 32,000

1980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6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710 定价：0.16 元

内 容 提 要

解放初期，黄海边有兄妹俩，哥哥叫念九子，妹妹叫三一子。他们去海边拾海螺，遇到大风浪；落到了一股海匪的手里。走投无路的海匪从他们口中知道了大陆的情况，决定归降，可是发生了意外的事情，他们又落到另一股海匪的手里。这股海匪妄图利用他们引路，到海边来扰乱。念九子识破了海匪的阴谋，把海匪引到绝路上去，结果这股海匪被民兵全部歼灭了。

海燕双飞

目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头子 | 1 |
| 暴风炼新翅 | 3 |
| 大海困雏燕 | 9 |
| 懒鹰在盘旋 | 18 |
| 前面路难测 | 32 |
| 血溅鹅卵石 | 39 |
| 秃鹰耍花招 | 46 |
| 牵鹰鲑鱼套 | 54 |
| 尾子 | 65 |

头 子

一九五〇年秋天，黄海边上的黄沙港口，有一对小兄妹偶然出了事，因而有了我们这故事。

这对小兄妹，小哥叫念九子，小妹叫三一子。

两个人的名字怎么都是数目字呢？原来，这黄海边上有好多人家，大人多大年纪生了小孩，小孩就叫什么名字。象念九子，就是他爸爸在二十九岁上生的，三一子是她爸爸在三十一岁上生的。

这种取名字的办法有个好处，就是我们晓得了念九子是十三岁，小妹三一子的年龄就不必问了；你再推算一下，大哥念一子的年纪也就知道了。但这样取名字也有麻烦，这黄沙港好多人的名字相同，象念九子和三一子在黄沙港就有好几个，有时，一个人喊一声“念九子”，几个人抢着答应。为了免去这个麻烦，人们只好另想办法了。念九子懂事早，遇事象船

老大那样板板六十四的，人们就替他取了一个“小老大”的外号。三一子被妈妈娇惯了，动不动就“妈呀妈呀”地哭，她就得到了一个“哭宝子”的别名。好在，我们这故事中没有牵涉到其他同名的人，所以，这兄妹俩的外号和别名，在这故事里统统不用。

这些交代到了，故事也就正式开始了——



暴风炼新翅

这天，念九子和三一子在海滩上玩。没有想到，玩出事情来了。

玩？说三一子在玩，一点没错。说念九子在玩，倒是冤枉他了。念九子是大孩子了，会无缘无故地跑到海滩上去玩吗？他是为了一件顶重要的事才去的呀，这件事还和民兵队有很大的关系呢！黄沙港的大人和小孩们，都知道念九子是个吹海螺的能手，他的海螺是自己找来、自己磨成的。就是因为这个，念九子才成了民兵队的司号员。（不过，他吹的不是部队上司号员吹的那种铜号子，还是吹的海螺。）自从他的海螺能够调动民兵队以后，没有民兵队长（就是他哥哥念一子）的命令，他是不肯随便吹的。今天有个不懂事的小孩死缠〔chán〕住念九子，要吹他的海螺，他无论如何也不肯给。就这样三抢两夺，“拍”

的一声，海螺掉在砖头上砸(zá)坏了一块，虽然并不影响声音，可是，太难看了！念九子心中老大不舒服，决定到海滩上去找一个更好的。于是，他把缺了一块的海螺藏在衣袋里，带着三一子，来到那搁着上百只海船的海滩。

事情也真别扭，有时你可以在无意中拾到十个很好看的海螺，可是现在，硬是一个好的也找不到。他们从靠近大海堤的那只新船“碾(niǎn)海”，一直转到老远的一只老船“一车子花”旁边，翻了不知多少个贝壳堆，海螺也找到了几个，可是，不是样子难看，就是缺边少角的。念九子不论做什么事，都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。今天找不到一个中意的海螺，怎么肯回家？他拉着三一子，从这一贝壳堆，赶到那一贝壳堆，紧赶慢赶，没在意，太阳已经下了山。天空中的云彩，好象有谁替它染上了浓淡不匀的黑墨，越来越灰暗，并且越来越厚，越来越多，差不多要铺满整个天空了。

“我要回家嘛。”这是三一子说的。

三一子好长时间不帮助找海螺了，不但不帮助找，还老是吵着要回家。念九子被她吵得心烦，一猴急，说话时态度就不够好了。他猛地一直腰，冲着三一子直吼：

“叫你不要来，你偏跟着来；来了，又吵着要回家。要回家你就先回家呗！”

三一子吃了批评，小鼻孔扇动起来了，上嘴唇瘪 (biě) 进去了，下嘴唇滑出来了，看样子，马上就会“妈呀”一声大哭起来。

就在三一子要哭还没有哭出来的时候，念九子想起刚才自己的态度不好，连忙改口说：

“好，好，把这堆再翻一下就走。”于是，念九子着忙起来，脚踢、手扒，把贝壳弄得哗哗直响。就在这时，大海偷偷地笑起来了！念九子刚一停止动作，就听到那惊人的笑声：

“哈哈……”

念九子想起了“海一笑，赶紧跑”这句话，拉着三一子的手说道：

“这就回家，跑！”

跑呀跑的，背后就象有千军万马在追赶！跑呀跑的，脚底下踏着水了！跑呀跑的，天空这就暗下来了！跑呀跑的，无阻拦的大风横扫过来了！跑呀跑的，大海的笑声变得象一个巨人在嚎 (háo) 叫：

“嚎嚎嚎……”

最使人着急的是那越来越深的海水，渐渐地漫到膝 (xī) 盖了！被风刮起来的水花，没头没脑地洒着

浇着！三一子一步一个踉跄（liàng-qiang），念九子只顾了拉三一子，没法向前跑了。怎么办呢？他抹去脸上的海水，抬头看看，在那黑糊糊的天空和白蒙蒙的海水中间，除了偶然有几只横着长翅膀的白鸥（ōu）掠过，什么也看不到了，是不是跑错了呢？念九子向左面看去，左面什么也没看到。扭头向后面看去，后面还是这样子。他急忙回过头来，准备向右面看时，一个大浪过来，他脚底下没站稳，栽了一个跟头，连三一子一起跌到水里。他连忙用手一撑，顺便把三一子扯着站起来，踉跄几步，站定了，抹去脸上的水，刚睁开眼睛，就看到一只大海船横在面前。只要是黄沙港的船，一看到船桅子，念九子就认得。不用说，这就是那只叫“一车子花”的老船了。不对呀，跑了好一阵，怎么还没离开这“一车子花”呢？念九子心中正疑惑（huò）着，一阵暴风卷来了一股更大的浪，他不敢怠慢，连忙把三一子向肩上一背，攀着船上吊下来的绳梯，爬上了大船。然后他放下三一子，拉着她爬到后舱，掀（xiān）起舱盖，先把三一子放下舱去，自己随着也跳了下去。当他把舱盖盖上，风、潮声都被隔在外面时，这才听到三一子在“妈呀妈呀”地哭呢。

“不怕了，”念九子说，“今晚就睡在这里吧，明天



潮退了再回家去。”

船渐渐地晃动起来，晃得象摇篮一样。三一子哭呀哭的，也就裹着湿衣服睡着了。念九子听着浪头拍打着船帮的声音，身上湿得难受，好久都睡不着觉。睡不着，心里就有些害怕。于是，他数着浪头，一下两下的，数着数着，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……念九子呀，生病也没有这样难受过。身子一下子象被一座大山压住，动弹不得，透不过气来。突然，身子又变轻了，轻得几乎象鹅毛一样随风飘走了，手脚一点力气也没有。他挣扎着大声呼喊，刚一张口，这就醒了。原来是在做梦呢。

这时，船帮外面响起了杂乱的巨大的吼声，船似乎在翻滚着，把人抛来抛去。念九子刚刚拉住三一子，就听到“哇”的一声，三一子吐了。念九子鼻子里冲进一股酸味，嘴也来不及张，肚里的东西就冲了出来。他和三一子吐着滚着，不多一会，人象跌进了一个无底深渊(yuān)，头晕(yūn)得厉害，浑身骨架几乎散了……

“一车子花”断链了！暴风把它从船群中拖了出来，巨浪又把它推向远方，“一车子花”在奔腾的大海 中翻滚着！恶作剧的暴风巨浪呀，今夜，你要把这对小兄妹送向大海的哪里去呢？



大海困雏燕

往常，念九子从睡梦中一睁开眼，首先得看一看贴在墙上的“早晨事情顺序表”，按照表格上规定的：穿衣裳、叠被子、倒尿罐子、洗脸、早读书……一件一件去做。今天，念九子睁开眼睛看到的，只是在一条一条白光照亮下的灰黄色的木板，腿子麻木得似乎不是自己的，一动也不能动。他用手支起上半身子一看，原来是三一子把整个身子横搁在自己的小腿上，这情景使他糊涂起来了。想呀想的，好不容易才想起了昨晚的事情。于是，他连忙坐起来，一面用手去推三一子，一面喊道：

“快起来，起来。”

三一子被硬拉着坐起来，眼睛睁了一下，又慢慢地合拢了。念九子两手捧着她的头摇着，说：

“到了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快些醒。”

三一子又睁开眼睛，楞(lèng)头楞脑地看着念九子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念九子又提醒她说：

“妈妈在家里望着呢，快点。”

看到三一子真的醒了，念九子就站起来，用力顶开舱板，刺人的阳光使他把眼睛闭了一闭，这才爬出舱外。到了舱面上，他正想伸手下去拉三一子的时候，眼前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。这只船上的大桅断得只剩下两尺多高的桩子，船上的篷子呀，架子呀，绳子呀，统统没有了，一只光秃秃的船停在水里一动不动。念九子站起来看看，四周都是波纹不动的大海；听听，天空、海洋象全是死的，一点声息都没有。

突然不知道那里传来了哭声，念九子不禁吃了一惊。仔细听听，声音却在脚下。原来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他把舱门关上了。受了委屈的三一子，在舱里“妈呀妈呀”地哭着呢。

于是，念九子连忙跪下来，掀起舱盖，弯下腰去，用力把三一子拉上来，一面拉一面说：

“你还哭呢，看我们到了哪里了？”他站起来，一手扶着三一子，一手指划着四周说，“你看，你看，我们的家呢？”

三一子的眼睛随着念九子的手指，转着转着，她

愈转愈慢，终于对着一个方向看出了神，伸手指着远方说：

“小哥，你看。”

三一子看到了什么呢？念九子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看着看着，好象看到一些黑影子在晃动，可是，眼睛一眯，什么也看不到了。他一面看一面问，却听不到三一子回答。回过头来一看，只见她的手正慢慢放下，鼻翅扇了几下，突然“妈呀”一声，大声哭起来了。念九子还从来不曾听到过这样怕人的哭声，好象这天空和海洋都陪着她哭哩！

“不要哭，”念九子连忙捧住三一子的头，说，“勇敢些，不哭就不怕。”

三一子抽搐(chū)了几下，用那饱含着泪水的眼睛看着念九子。念九子替她擦着眼泪，擦呀擦的，原来是一点主意也没有的脑子里，有了主意了。他对三一子说：

“我们到了大海里了。念一子哥哥一定要来找我们的。我们一点也用不着慌。”念九子说一句，三一子点一下头。念九子继续说，“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方向弄清楚。弄清楚了方向，就可以晓得他们从哪里来了。”

于是，念九子这面看看，那面看看，看了一会，他

拉着三一子走到船头，指着船梢方向，说：

“念一子哥哥一定从那里来的。”

三一子向那里看看，又回过头来看看念九子。念九子见她没弄懂，就向她解释了：

“你看，太阳在我左面，我面向西。大海在我家东边，我家在大海西边。那边就是我们的家。”

三一子顺着念九子手指的方向，睁大了眼睛看着说：

“看不到呗，看不到呗。”

“嗨！离这里远嘛。”念九子想了一想，又想出一个主意。他一面从口袋里掏海螺，一面说：“看我调他们来。”

念九子把海螺向嘴唇上一搁，立刻，这海天之间响起了雄壮的海螺声：“嘟、嘟、嘟、嘟、嘟……”

“这吹一下顿一下，是说明发生情况了，”念九子在换气的时候对三一子解释说，“只要是黄沙港的民兵，一听到这号声，就会全副武装跑步到这里来集合。”

吹呀吹的，念九子已经吹了好长时间了，可是，连一只船的影子都看不到。他实在太疲劳了，就挨着三一子坐下来休息着。突然，三一子的鼻翅又扇动起来了。念九子觉得奇怪，连忙问道：